

她在深夜失踪

张长怀



她在深夜失踪

张长怀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8.625印张 401千字 插图 1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7—5014—0073—3/1·18 定价：4.40元

印数：00001——32000册

她在深夜失踪·目录·

· 目 录 ·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一、密林凶宅····· | (1) |
| 二、粉红色的围巾····· | (71) |
| 三、列车通过的时候····· | (112) |
| 四、她在深夜失踪····· | (281) |
| 五、寒夜奇案····· | (544) |
-

密林凶宅

一、两个报案者

没到过西藏的人们，往往怀着神秘、好奇的心理，猜测、想象着这个地方。尤其是古城拉萨，这座世界最高的城市，在人们的心目中更富有一种传奇色彩。

一九八〇年，我由公安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刑侦处工作。进藏前，我先在西北民族学院学习了半年多的藏语，这样，一般的生活用语和工作用语不用翻译就能应付了。

我到刑侦处报到后，被分到二科干外勤。听内勤小徐说，我们的科长是个能人，破过很多大案，号称“高原上的猎鹰”，我想他可能是个精力充沛的半截老头子吧。可小徐只是神秘地一笑：“你们

见了面就会知道的。”

我正与小徐聊着天，忽报接待室有人来报案。科里其他同志都不在，只好我去接待了。

我急急忙忙赶到接待室。只见长椅上坐着一位姑娘和一位阿妈。姑娘有二十四、五岁，身材苗条，穿一身浅灰色的西装，乌黑的发辫按照藏族的习惯盘在头上。她瓜子脸，有双闪动的大眼睛，人显得端庄漂亮。阿妈有五十多岁，身上穿着藏装，她长得与姑娘的面貌有些相似。不用问，这是母女两人。

“你们是报案的吗？”我问。

“是的。”姑娘慌忙站起来说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里？家里丢了什么东西？”我用半通不通的藏话问。

姑娘听了我蹩脚的问话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她强忍住笑说：“同志，我懂汉话，你就讲汉话吧。”

“那好，有什么事情请坐下说吧。”

“我叫卓玛，在文工团工作，这是我阿妈，叫拉姆。我们住在西郊公主林卡。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忽然停住了。

“没关系，有什么事就说吧。”我说。

“……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家里最近闹鬼！”

“什么？”我怕听错了，问了一句。

“我们家里闹鬼……这是真的！”

“你说具体点，怎么闹鬼？”

“我平时很少回家，家里就是阿妈一人。后来阿妈说她一个人害怕，让我回去陪着她。她说晚上闹鬼，开始我也不

相信。可是，我回去住了两个晚上，连着两个晚上都闹鬼。这件事我们的两户邻居也知道。他们也很害怕，准备找房子搬家呢……”

真是奇谈怪论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今天，还有什么鬼呢！我不以为然地问道：“鬼是什么样子？你看到过吗？”

“每到晚上一点钟左右，院子里便有鬼哭声和鬼叫声。有一次，我听到叫声，站在窗前往外一看，只见有两个白影，乱窜乱舞，样子可怕极了！”姑娘说到这里，露出惊慌的神情。

“罗舌拉（同志），这些都是真事，我们不敢撒谎啊！”阿妈拉姆说着流出了眼泪。

我见母女两人面容憔悴，余悸未消，又说得情真意切，活灵活现，越加不可思议。我想了想，大概是坏人利用迷信捣乱。便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向派出所报告？”

“报告了，他们也派人守候了两个晚上。可是他们一去，鬼就不出来，他们一走，鬼又出现……”卓玛说。

“你们没有再去派出所汇报？”我问。

“去过，派出所的同志说：我们去了两次，什么也没发现，你们还是到市公安厅报案吧。所以我们到这里来了。”

我虽然不相信有什么鬼神，但她们说的情况，我不能不重视。我问卓玛：“你们的要求是什么？”

“我们想请你们派人去，多住几天，镇一镇可能会好的。”卓玛说。

我新来乍到，对西藏的情况还不熟悉，再说去人住在那里，我作不了主。只好让她们等着，我去找领导汇报。

我找到阎处长，把情况作了汇报。处长很重视，他说：

“这地方正是你们二科的管理范围。其他同志不在家，你就去住几天吧。去后，一是证实报案人所讲情况的真实性，二是了解下周围的情况。”

“派出所去人都没有发现什么，我去了会有收获吗？”我犹豫了。

“当然，你全副武装的去住，肯定什么也发现不了。你可以化化装，以报案者的亲戚或姑娘的男朋友身份到她家住下嘛！”

领导这样安排，我无话可说。说老实话，我倒不怕“鬼”，工作后的第一个任务不是去破案，而是去充当守护神，去抓“鬼”，真有说不出的委屈。

回到接待室，我问卓玛：“你们在拉萨有亲戚吗？”

卓玛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外地呢？”

“只有父亲和一个表哥，西藏解放前夕，都跑到国外去了，至今没有音信。”

“你有男朋友吗？”我问。

“还没有。”卓玛脸一红说。

“是这样，”我向卓玛解释说：“领导同意我去你们那里住两天，但总得找个借口，我如象派出所的同志，全副武装的去，‘鬼’还是不会出来……”

“我明白了，你可以作为我的朋友，住在我们家里。”没等我说完，卓玛就领会了我的意思，并主动邀请我。

卓玛又用藏话把我的打算告诉阿妈。阿妈拉姆听后，两手直作揖，嘴里说：“吐及其……吐及其(藏话：谢谢)。”

“你们先回家去吧。我准备一下随后就去。”

二、林中孤楼

我离开刑侦处来到大街上。先到副食品商店买了一些水果罐头、糖果、糕点之类，装进一个网兜提在手里，俨然是走亲访友的气派。然后上了开往西郊的公共汽车。

车子到了西郊，我下了车，按照卓玛讲的路线来到了公主林卡。这是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古树参天，郁郁葱葱，遮天蔽日。四周静悄悄，没有什么行人，真是一个僻静的所在。凭着我的敏感，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容易出事的地方。卓玛母女俩为什么偏偏要住在这里呢？

我走了约十分钟，来到一所很大的宅院门前。从外面看，这所宅院院墙高大、坚固，里面有两座两层的楼房。我想，这里原来的主人不是个大贵族，也是个领主、代理人之类。

大门敞开着。门口的墙左边坐着一位老人，他正在低着头捻毛线。我走过去，有礼貌地问道：“波拉（藏语：老大爷），卓玛是住在这里吧？”老人好象没听见，头也没抬，仍在专心捻毛线。

我又提高声音问道：“波拉，卓玛是住在这里吧？”

老人仍无反应。我心里暗叫晦气！今天刚一到就遇上个怪人。我没有再问，便径直走进大门。

我站在院子里正四处张望，这时，从一间房子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。她手里领着一个三、四岁的小男孩。我上前问道：

“阿家拉（藏语：大姐、大婶的意思），卓玛住在这儿

吗？”

中年妇女好奇地打量我一番后说：“来斯（藏语：是的）。”她接着朝楼上喊道：“卓玛，你家来客人了。”

不一会，卓玛就从楼里跑出来了。她见是我，便高兴地说：“呵，是格桑啊，快进屋坐吧。”她又向中年妇女介绍说：“这是我的男朋友，叫格桑，在运输公司工作。”

中年妇女听后，笑着对卓玛用藏语说：“阿，原来是男朋友，还怪漂亮的呢！”

卓玛的话，是在接待室里我们事先编好的。我的身份是藏族干部，叫格桑，在运输公司工作。我的皮肤本来就不白，到高原以后，经过强烈的紫外线照射，越加显得黑红黑红的。虽然穿着汉族服装，但从外表看与藏族干部没有什么两样。

我与中年妇女寒暄了几句，就跟着卓玛走进大楼。穿过一个宽大的房间，上了楼梯，来到二层楼的客厅兼卧室。这是一个方形的房间，家具不多，显得非常宽敞和整洁。房中间是一个带烟筒的炉子，烟筒从房顶伸了出去。西边有一个小套间，门是锁着的。靠右边墙边上，放着一个长方形的立柜，里面放着各种用品和炊具。房子的东边靠墙处是两个地铺，上面都铺着花纹鲜艳的地毯。

阿妈拉姆见到我，特别高兴。她给我倒了一小瓷碗酥油茶，还拿出糖果、奶干放在我面前。“你来了就好了，我们什么也不怕了。你做卓玛的朋友，我非常高兴，请你在这里多住些日子。”她说着，眼里滚出了两行热泪。

卓玛向我解释道：“我们没有什么亲人，阿妈长期住在这里，几乎与外界隔绝了。家里除我之外，没来过一个亲

人。她今天见到你，非常激动……”卓玛说着，眼睛也有些湿润了。

我被深深感动了。我问卓玛：“你们为什么不搬到市区去住？”

卓玛说：“我早想搬到市区住，一是没房子，二是阿妈说什么也不肯离开这里。我劝过几次，她总是不同意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她说舍不得离开这里。”

“这房子是你们自己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解放前你家一定是个大户了？”

“据阿妈讲，在我曾祖父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市区，曾祖父当过嘎夏政府高级官员。到了祖父那辈时，虽也是政府的官员，但职位小多了。祖父在这里盖了房子，就搬到这里来了……”

阿妈拉姆见我和卓玛两人小声用汉语讲话，她一点也听不懂。她一直在看着我，时而微笑，时而摇头叹息。我察觉她心里好象有什么心事。但由于彼此之间还不熟悉，我不便盲目的询问。

我和卓玛来到院子里。院子很大，中间是一块空地，四周长着各种树木。卓玛住的楼房对面，也是一幢两层的楼房。卓玛介绍说：“这幢楼也是上下两层，市水利队的一对双职工带一个五岁的小女孩住在下边。男的叫旺堆，女的叫曲珍，都是三十多岁。上层六间房子是空的，长期没有住人。院子东边是一排平房，北头住的是林业局的罗布次仁，他四十多岁，是个科长。他爱人三十多岁，没有工作，她叫

次仁达娃。就是你刚来时在院子里碰到的那位中年妇女。另外还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。南头两间住的是看林卡的老人普布多吉。”

“普布多吉是不是在门口坐着的那位老人？”我问。

“对，就是他，他没有工作，无依无靠，政府为了照顾他，才让他看这片林卡的。”

“他为什么不讲话？”

“他是个聋哑人，当然不会讲话了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我们又来到西边的一排平房前。这里也有五、六间房子，但房门都锁着。我从窗口向每个房间瞧了瞧，有两间房里堆放着少量的生产工具，其它房间什么都没有。卓玛说，这里房子没人住，只有时来了过往行人临时住一住。我们又顺着院墙走了一圈，查看有无出口和不安全的因素。我估量院墙足有三米多高，也还坚固安全。

夜幕渐渐降临了。西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树木带着尖厉的哨音摆动着。我身上觉得颇有凉意。卓玛紧紧地靠在我身边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天已经黑了，我们回屋去吧。”

“今晚我就住在西边的空房子里，你回去给我找点铺的东西就行了。”

卓玛一听，有些急了，她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你是来保护我们的，晚上有事我们还不是害怕呀？上次派出所的同志就住在那里，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。”

我一时糊涂，竟忘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了。我说：“咱们回屋再商量吧。”

我们正要回屋，下班的职工回来了。他们见卓玛陪着我

站在院子里，都走过来问：“卓玛，你家来客人了？”

卓玛把我介绍给他们后，又给我介绍了旺堆、曲珍、罗布次仁科长。

“今晚又多了一个做伴的，或许好些。这院里就我们两个是男的。”旺堆指指罗布次仁说。

“这院里当真闹鬼？”我问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们有几个晚上没有睡好觉了。”罗布次仁说。

我的藏话讲得不好，怕暴露了身份，不便多谈。我应付了几句，就跟卓玛回屋去了。

吃过晚饭，我要卓玛找条毯子给我去楼下过夜。

阿妈拉姆听说我要下楼过夜，顿时有些不高兴了：“这可不行！你睡的地方我给你准备好了。”她指了指靠墙的地铺。我一看，地上放着厚厚的卡垫，崭新的羊毛花毯，上边还放着干净的床单和新棉被。我解释道：“我在上边住不方便，在下边同样能保护你们。晚上如果有事情，你们不要离开这个房间，一切由我来对付。”

不管我怎么说，阿妈拉姆也不让我下去。最后，她甚至哭了起来。

卓玛说：“你就住在上边吧，我和阿妈睡在一起，有什么不方便的？我们藏族可没有这些清规戒律。”

没有办法，她们都不同意我下去，我只好答应留在上面了。

母女两人，确实太困乏了，她们一倒在铺上便很快入睡了。我见她们睡得很香甜，一种自慰之感油然而生。我想，总算为她们排除了一些顾虑和不安。

我一个人坐在卡垫上，从挎包里掏出一本小说，想借着这微弱的烛光来消磨时间。

夜，已经很深了，外边刮起了大风。风啸林吼，阵阵传来，震得窗户瑟瑟颤抖。屋子里的烛光也随着空气的波动，不住地摇曳起来。此情此景，使我想起了传说中的妖魔鬼怪，它们在来临之前常常是兴起阵阵妖风，然后再来袭击受害的对象。想到这里虽说不怎么害怕，但心里也不坦然。我毕竟是第一次单独执行任务，而且又是在这样的一幢僻静的孤楼之中。假若真象她们说的这里闹鬼的话，那么魔怪该是到了来的时刻了，条件的反射，我情不自禁地从腰间拔出手枪，检查了一遍里边的子弹，又把它放进了上衣的口袋里。

我吹灭了蜡烛，屋子里立时一片黑暗。我闭了会眼睛，又慢慢地睁开，渐渐习惯了屋子里的光线。我静静地坐在卡垫上，两眼注视着窗外，等待着魔鬼的到来。就这样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我平时没有熬夜的习惯，一双眼皮渐渐的睁不开了。困神开始向我袭来。我试着挣扎了几次，但徒劳无益，还是蒙蒙眈眈进入了梦乡……

三、魔鬼出现

我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。卓玛和阿妈拉姆也起来了。

卓玛见我醒来，埋怨道：“你坐了一整夜，这样可不行。你应该好好睡觉，有事再起来也不迟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没关系，我睡得还挺香呢。你们昨晚睡得还好吧？没听到什么可怕的声音吧？”

阿妈拉姆笑道：“有你这位保护神在，我们什么也不怕

啦，晚上睡得很香，什么事情也没发生。”

确实，母女两人的精神状态很好，她们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，精力也很充沛，不象刚见到她们时，显得那样疲倦和憔悴。

吃过早餐，卓玛约我到林卡里去玩。我们来到公主林卡，在幽静、蜿蜒的小道上漫步、交谈，俨然是一对情侣。早晨林中的清新空气令人心旷神怡，树木和花草在彩霞的沐浴下显得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。可能是前两天这里刚下过雨，在土堆树下，长出了一丛丛鲜嫩的白蘑。我们捡了一些，准备带回去烧汤喝。

卓玛见我兴致很高，问道：“你喜欢这里吗？”

“非常喜欢！这里简直太美啦！”

“那你就在这里多住一段时间吧。”

“多住可不成，我还有别的任务啊。”

卓玛听了我的话，神情有些忧郁，她低下头不做声了。

“你阿妈不想离开这里，是不是因为这里很美？”我想把话引向与工作有关的方面。

“不是……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我也说不清。这事只有她自己心里清楚。”卓玛淡淡地说。

我见卓玛不愿深谈这方面的问题，便不再问了。

我们愉快地度过了一天。谢天谢地，晚上同样什么意外的事情都没发生。

转眼之间就是四天过去了。奇怪的是，这座曾经充满恐怖、神秘的孤楼，竟然平安无事。现在，母女两人已不把我

当客人看待了，有什么话总想给我谈谈。我对她们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阿妈拉姆心地善良、纯朴厚道，而且通情达理。卓玛呢，不仅漂亮，具有音乐的天赋，而且性格单纯、开朗。我对她充满了好感。越是这样，我心里就越是不安。我想，一旦离开这里，对我来说，会失去这可爱的一切；对她们来说，可能又要陷入孤单、寂寞、恐怖的不幸之中。然而，我不能长期住在这里啊！

这是我到来的第四个晚上，也是我决定住的最后一个晚上。只要今晚不出事，平安度过，第二天我就要回单位向领导交差了。卓玛的假期也快到了，再过两天她也要离家回单位去上班。

晚饭我们三人都吃得很少。我充满着对这里的依恋之情，也怀着对阿妈拉姆的牵挂和担忧。卓玛低头不语，想着自己的心事。阿妈拉姆知道我们要离开这里，她显得有些坐立不安。尽管她为了让我们高兴，勉强装出笑容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她笑得很不自然，有些凄楚。

想来想去，没有什么好办法让阿妈拉姆摆脱这种处境。唯一的办法是劝她离开这里，搬到市区去住。这件事我与卓玛商量过，她说由她提出来是无济于事的，她让我好好劝劝阿妈。我也想试试看。

三个人坐着，沉默了很长时间，我终于开口说：“阿妈啦，我和卓玛都有工作要做，不能长期住在这里陪着你。为了让你生活得愉快，还是搬到市区去住吧！”

阿妈听了我的话，撩起围裙，擦擦眼泪说：“格桑啦，我理解你的心意。你们就放心的去工作吧。搬家的事让我再好好想想……”

我见阿妈拉姆松口，赶紧说：“我回去后就把你的困难和情况向领导汇报，房子的问题，请领导和卓玛的单位出面帮助联系，你就早拿主意吧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阿妈拉姆说，“搬家的事，要是别人提出来，我死也不离开这里。现在是格桑啦提出来的，我要好好想想。你先回去，过两天再来一次，我有话要对你讲，搬家的事也由你们安排。”

“太好啦！过两天我一定会来的。”我高兴地说。

“阿妈啦，你总算想通啦！”卓玛也笑着说。

三个人都很高兴，谁也不想睡觉，卓玛拿起小提琴来给我们拉了几支曲子，还唱了几首藏族民歌。她的歌声甜润动听，使我久久不能忘怀。

我们睡得很迟。躺下后，我听到阿妈拉姆辗转反侧，久久难寐。有时还发出长长的叹息声。我知道她心里一定装着重要的心事。她为什么不想离开这里呢？究竟有什么不好讲的秘密？这个谜我一定要把它解开。我想着想着睡着了。

我刚入睡不久，蒙眬中，听到院子里传来阵阵的怪叫声。

我赶紧从铺上坐起来侧耳细听。怪叫声断断续续，时大时小，有时还伴随着似女人又不象女人的哭声。那怪叫声和哭喊声显得非常凄惨和尖厉，不象人的哭声和喊叫，也不象动物的嗥叫，听起来阴森可怖，让人毛骨悚然。

阿妈拉姆和卓玛显然也被惊醒了，她们吓得缩作一团，紧紧抱在一起。

这里果真闹鬼！幸亏在这里多住了一天！我掏出手枪顶上子弹，走到窗子跟前，借着朦胧的夜色向外一看，不禁使

我倒吸了口凉气，顿时觉得头发直竖，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我看到的是两个白色的怪影，一个披头散发，嘴里发出似女人又不象女人的哭泣；一个身高头大，张着血红的大口，眼睛里闪烁着绿莹莹的亮光。这两个怪物，在院子里又叫又跳，张牙舞爪，形象十分可怕。怪物边跳、边叫，还向各个楼房住屋撒着什么，窗子上的玻璃哗啦乱响。

大概院子里的其他邻居也听到了，有两个孩子发出了恐惧的哭喊声。

我虽然开始有些害怕，当我想到自己的身份、责任和手里的手枪时，很快便镇定下来。我轻轻地对卓玛说：“你们在屋里不要动，我下去捉它们。”

卓玛带着颤音拉着我说：“你千万别离开我们！你一个人对付不了魔鬼！再说，你出去，它们进来怎么办？”

阿妈拉姆也死死地拉住我不放。

我被她们拉着不得脱身，又觉得卓玛讲得也有道理。如果它们是歹徒，会不会也有武器呢？万一我不是它们的对手，受到暗算怎么办？但是，作为一名公安人员，眼看着怪物为非作歹，吓唬人们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气愤。

我想打开窗子冲着怪物放一枪，把它们吓跑，又一想不妥。万一是犯罪分子阴谋捣乱，枪声一响，不仅自己的身份暴露，打草惊蛇，而且，问题的性质还是搞不清楚。我认为还是等天亮向领导汇报后再想法捉住这两个怪物。

怪物又在院子里折腾了一阵，大概见各屋子里没有什么反应，也觉得扫兴。便呼啸一声，随着两道白光，不见了。

天亮了。我见阿妈拉姆和卓玛都余悸未消，脸色苍白，目光恍惚，便安慰她们一番。最后，我说：“我要回单位汇